

談談我對“靈魂”的理解——李先生發強

《感念陳玲美，回顧身心靈》讀後感

詹華如

近又重讀李先生發強所著《感念陳玲美，回顧身心靈——追思愛妻陳玲美女史往生周年》一文，生出頗多同感，並對先生的觀點表示認同。這裏，我談談對“靈魂”的理解，作為對先生宏文的讀後感，以此就教于先生與同仁。

李先生談的“身、心、靈”，“身”與“心”的存在沒有疑問，“身”為人的生命的軀殼，“心”可理解大腦或神經系統。只是在對於“靈”的理解，人們的分歧就大了。我理解，“靈”就是靈魂。對於靈魂，該作何解釋呢？這是令人費解的。

什麼叫靈魂？大陸《辭海》的釋義為，宗教所信居於人的軀體內主宰軀體的精神體。這種觀念產生於原始社會。當時人們還不知道身體構造及各器官的功能，並且受夢中景象的影響，以為思維和感覺不是人身體的活動，而是一種獨特的寓於身體之中而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被稱為“靈魂”的精神體在活動。（《辭海》1999年版，第3028頁）

《辭海》對於“靈魂”的釋義認為，靈魂這個觀念始源於蒙昧的原始社會，產生於宗教；由於原始人和宗教信徒的誤解，認為靈魂是“居於人的身體內主宰軀體的精神體，或者“在人死亡時就離開身體的被稱為‘靈魂’的精神體在活動”。由此可知，《辭海》的作者是不承認靈魂的。這種認識，在一般唯物主義者看來，是極為正常的。然而，“靈魂”真的不存在嗎？靈魂到底是什麼？

多數人認為，人活著時是有靈魂的。問題的分歧點在於，有的人認為“人死如燈滅”，沒有靈魂了；而有的人則認為，人死後其靈魂仍然存在著。

民間宗教認為，有的人丟了魂，就生大病，通過神醫招魂，魂靈重又附體，這病人便轉為正常的健康人了。大陸作家賈平凹曾說，我認為人是有靈魂的，有時候我感覺到靈魂就在前面帶路。這種說法的特異之處，是說靈魂可以離開活人身體而存在。更為神奇的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、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在其長篇小說《百年孤獨》情節裏，有人與幽靈的對話。當然，這是文學創作。

農村老家有個表姐，她在一個晚上做夢，夢見她母親去逝。果不其然，天麻麻亮，弟弟從幾十里以外趕來，給姐送信，報告母親去逝的消息。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例，一直讓我感到奇怪。

年輕時，我曾買過一本蘇聯譯著，叫做《人的靈魂存在嗎？》。因為枯燥難懂，讀幾頁就放下了，後來丟失了。這次讀李先生關於“身心靈”的宏文，讓我重新拾起“靈魂”這一玄妙的問題。

我讀到《文學報》2014年4月10日第11版姚育明《隔世亦天真》一文，他說：“父親是2004年12月12日12時走的，他走得非常安詳，充滿不可思議的瑞兆，氧氣瓶不推自倒，屋內異香撲鼻，像雨過天晴數以萬計的鮮花開放，一掃通常死亡帶來的淒慘。一團和悅的光始終罩在他的頭部，父親的念佛聲在屋內輕輕飄蕩，不是我們親耳聽見不會相信。”此文說，“次日，父親的花白鬍子全部變黑，皺紋消失，原先蠟黃的臉也泛出潤色。”第三年的12月12日，作者雖忘卻父親的忌日，但“在當天我畫了幅《供養極樂的花》。……此後的父親在我的夢中變得健康，光彩照人，直到與圖畫中的佛菩薩一樣。我感應到了永恆的父親之愛。”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，父親是佛教徒，宗教對人的靈魂的昇華與存在是否起了作用呢？

作家賈平凹寫一部小說，寫到一個筆下的人物原型村支部書記，當故事收尾的那天，那個原型的村支書竟然死去。這是巧合，還是天意？或是存在某種超自然力？或叫做天人感應？

女作家范小青說：“如果拿靈魂來說事，我倒確實認為，民間靈魂這個概念遠遠超出知識份子靈魂的概念。”她這麼說，也許認為“民間靈魂”更可信，因為它是真正出自內心且與天地宇宙相通的。是的，民間大眾是靠有形的宗教活動和無形的宗教信仰，來支撐他們的靈魂的，比如他們對天地的崇拜，對祖先的敬仰，等等。有些人認為，“頭上三尺有神明”，他們就有所敬畏，做善事而不做壞事，以此保住他們靈魂的高尚性、純潔性。

知識份子是分層級的。以讀書而言，讀書是靈魂的芭蕾舞，是少數人靈魂的饑渴或洗禮。讀書是詩意的、哲思的、有意味的形式——“對生命和存在的感悟”，是對美這種“人的本質力量物件化”。讀書是朝聖者對無形上帝的敬畏與崇拜，是讀一顆高拔靈魂的思考或一個偉大生命的舞蹈。我讀先生的文章，感覺如是。李先生與玲美君愛得深刻，從夫妻之愛發展到靈魂之愛，讓人傾慕。

呂勝菊在《用行走尋找靈魂的皈依》一文中，寫回蕩於靈魂深處的召喚，尋找一種生存的理由，讓靈魂自然地 and 心一起舞動，也許是對旅行者最好的詮釋。……在美麗與曠遠的風景中接受靈魂的洗禮，找到靈魂的皈依。

不僅作家、哲學家 and 宗教家認為“靈魂存在”，科學界還提供最有說服力的證據。女作家徐小斌說：“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醫學教授蘭薩證明：人在心跳停止、物質元素處於停頓狀態時，其意識訊息仍可運動，亦即除肉體活動外，還有著超越肉體的量子訊息，即我們俗稱的‘靈魂’。‘當生命走到盡頭，身體機能盡失時，還會在另一個世界重新開始。’”（傅小平《徐小斌：我筆下所有的人物都是我》，《文學報》2014.7.10 第4版）這一最新的當代科學研究成果，印證了宗教靈魂說。特別是證明，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，已不是神話或迷信。

看來靈魂是存在的。猶如宇宙中的暗物質一樣，雖然看不見，但不等於它不存在。人若沒有靈魂，他活著時就像一隻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，或如行屍走肉。死後的靈魂，想必也是不安寧的。

那麼，靈魂是什麼呢？李先生是從文化與做人這兩個角度來談“身心靈”的，成為他的文化觀和宗教觀的見證。

這對我有極大的啟示。我認為，靈魂是信仰、情感與意念的結晶體；或者說，靈魂是人的精神的最核心、最精粹的部分。西方人認為，靈魂是一種“精神體”，也不無道理。

靈魂有兩種，一種是美的，另一種是醜惡的。白樺在《1986年9月14日》一詩的導語中說：“陀思妥也夫斯基是揭示人性弱點最徹底的一位作家，他把人性醜惡、猥瑣和卑微的一面解剖得淋漓盡致。所以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後，中國有些人壓根不敢翻閱他描寫的畫卷，把他的著作列為禁書。對這些人，陀思妥也夫斯基著作的每一頁都是一面透視靈魂的鏡子，他們怕在鏡子裏看到自己陰暗的靈魂。”盧梭從另一方面談到惡的靈魂：“我們社會進步、技術的發達，一定會使人的靈魂變得越來越壞。”因此，在現代化的社會裏，要擁有善美的靈魂並非輕而易舉的。、

有人說靈異界存在靈魂，有人把宗教信仰說成靈魂，有人把道德說成靈魂，也有人把精神說成靈魂。看來，人們對靈魂的內涵的理解，是多種多樣的。文化學者蘇叔陽說：“上層建築當中最穩固的部分就是倫理道德，可越千年而不變，因此道德是一個民族的精髓和靈魂。”（《光明日報》2014·5·1第7版）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斯說：“人是精神，人之作為人的狀況乃是一種精神狀況。”這精神，也可以理解為人的靈魂。

德國大詩人歌德(1749-1823)說：“精神有一個特性，就是它永遠對精神起著推動的作用。”“一個人能達到的最高境地，是意識到自己的情緒和思想，是認識他自己，這可以啟導他，使他對別人的心靈也有深刻的認識。”李發強先生對於陳玲美君的心靈或靈魂，是“有深刻的認識”的。陳先生心在教育事業時，她付出了“教育愛”；退休之後，她心在親民，於是她做義工，做社會慈善事業，又付出了“社會愛”。陳先生對他人、對國家的熱忱的愛心與精神，即是她的可貴靈魂。在她的靈魂中，為了對夫君的愛、對孩子的愛，甚至甘願做牛做馬。夫婦之愛，愛到極致，就是兄妹，就是知音，是心與心的重合，靈與靈的融合，堪為人之楷模。

馬克思主義哲學有一個原理，叫做“物質變精神，精神變物質”。人體光環效應，可以證明這個原理。何謂人體光環效應？是人的心態就像一個“光環”，能反應其內心的

情感、價值觀、生活態度及道德修養的統合，並能在無形中感染他人的現象。美國心理學家鮑威爾博士認為，人體“光環”是一個人靈魂的指示燈，能展示其精神財富。這也是人們對未曾謀面的人會產生好感或厭惡感的原因。人體光環效應，就是精神變物質的一種體現。

李先生與玲美君之結合，是兩個高尚靈魂的相遇與結合。他與她，各自為身體找到歸宿，同時為靈魂找到了皈依。於生前身後，都應該是幸福的。康得說，人的本質是理性。靈魂是否包含理性呢？

我對“身心靈”問題，所知甚少，也無多研究。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沒有“靈魂學”這門學問或學科，李先生提出了“身心靈”這個命題，太玄妙了。探討這個問題，對於人學發展和揭示人的本質，應該是很有價值的。靈魂學，也許是一塊尚待開發的處女地。我衷心地期望先生，繼續作深入研究，做“靈魂學”的拓荒者。

擁有善美靈魂，是人之為人的迫切而需要。作家許知遠說：“我們既缺乏宗教生活，也缺乏文學生活，怎麼可能有超越性的精神力量，又如何談靈魂？此刻的我們談論靈魂時，常是置於功利主義框架下的，它很容易淪為心靈雞湯。”由於宗教生活與文學生活的稀缺，很可能造成靈魂的稀缺，即“超越性的精神力量”的稀缺。靈魂，並不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，也不定與人同時長高的，它亦需要積累與成長。一個人有無靈魂，是其幸運與可悲的重要標識之一。願天下人都有健美的靈魂之燈，照耀前行的路途。

伴隨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，對於“靈魂”及其奧秘一定會一步步揭示得更清楚。我相信靈魂這個“精神體”是永遠存續的，因為人類的“遺傳基因”是永遠存續的，因為每個家族、每個民族的生生不息是永遠存續的。即使人們去逝之後，他（她）們的“靈魂”作為一種能量，會匯入文化傳統的長河而獲得永生。只是那個“我”慢慢地消失了，“消失”在歷史的“大我（集體）”之中。

“靈魂”，更多的是與信仰、信念、文化、道德相關聯的，它重在人文性而非科學性。這麼說來，“靈魂”這個概念或命題，又不是非須科學證明不可的。不過，如果科學的發展真的能夠幫“靈魂學”建立的忙，那自然也是歡迎的。

62

習近平先生最近談到，“宗教作為一種文化”，“勸人從善”。他的觀點，肯定了宗教的文化性和道德性，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。我估計，“靈魂學”與宗教比較靠近，但又是諸多學科融匯的交叉學科。“靈魂學”的建立，其有利性和困難性，正在這裏。有人若用唯心主義苛求宗教和宗教學，或者苛求“靈魂學”，就勢必有些錯位了。

既然生前死後是有靈魂的，我們何不在活著的時候就好生養著自己的靈魂，使其不殘缺而盡可能完美至善呢？允公允能者，就為國家、民族和人類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而成就“三不朽”，而凡人大眾就滋養好自己的靈魂吧。這該是利己而又利人的，以便“在另一個世界重新開始”。



編輯小語：詹華如先生的文章經常出現在《棗陽文獻》中，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可讀性高，且深具內涵。他曾任中學校長黨史會主任等職，是位關懷教育與人性的出色作家。